

非虚构作品展

检察诗人作品展

海龟,回归蔚蓝的大海

黄喜祖

保护与公益诉讼办案组。

这两只由渔民主动上交的海龟,一只体型48公斤,另一只15公斤。经鉴定,其中,那只大海龟,在误撞渔网被捕捞上来之时,稍有受伤,经精心救治,已经痊愈,名曰太平洋丽龟;另一只体型较小的,名叫绿海龟。

检察官特地为海龟请来了厦门大学海洋生物专家,邀请了专业人士,做了体检与治疗;再经鉴定,海龟的身份与情况得到了确认。

“这个节令,不正是海龟洄游和上岸产卵的时间节点吗?得重点关注一下。大家辛苦点,对那些经常有渔船排档等部位,多加巡查。”东山县检察院检察长许艺杰的一番深思熟虑,直指要害之处和生态办案的重点。

果不其然。一番巡查,在一处海上渔排网箱中,检察官发现了3只海龟!“海龟,从哪里来的?”检察官指着网箱中的那些海龟,问道。

“是人赠送,暂时寄养,供游客观赏……”事主那带着慌乱的言辞,一听就知道是在遮掩与搪塞。

“海龟是国家明令禁止捕捞的保护动物,岂能随意捕捞,供人观赏?”“这……那……”事主脸红耳赤,无言以对。

“前些天,也有渔民误捕了2只海龟,可他们的觉悟高,还专门将海龟送到森林公安,你们呢?”看到事主一时神色中的慌乱,检察官对他们说,海龟与渔民关系尤为密切,是海洋生态平衡的“方向标”;千万别卸卸自己的责任,



相关专业人员与检察官护送海龟到海湾

“公安同志,这是我们渔船拖网时误捕到的,其中一只估计是受伤了,现在上交给你们……”正值稻田金黄,忙上出警的福建省东山县公安局森林公安民警,差点与几位抬着一个塑料桶的渔民撞个满怀,一见到警察,几位渔家后生便如此这般地说起缘由。

“哇,两只海龟!”民警一瞧,装在桶里的海龟,头一伸一缩,嘤嘤呜呜叫,仿佛向民警叙说着龟言龟语。渔民说,海龟是他们出海生产时,无意中捕捞到的。“前几天,看到媒体报道了检察院放归2只海龟。检察官说,海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如果在生产作业中误捕,一定要向相关部门报告,并及时主动送交。”渔民说着便将海龟交到民警手中。

“得给它们先安个临时家,再做处理。”民警们细心地想道。在森林公安民警的护送下,海龟暂时被放到一处渔排,由渔民照护。

事关生态问题,公安民警在第一时间将情况通报给东山县检察院生态

还是将海龟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一番启发与教育,终将这些海龟的来龙去脉,查了个水落石出。

2.

三只海龟有幸,在检察官与公安民警的专门护送下,再度来到它们之前先行来到同伴之处,暂且安家渔排,定量定时海鲜伺候。

专家团队来了,检察官、公安民警来了,志愿者来了。大家就各自的专业领域,围绕着生态多样化的议题,探讨与交流,而思考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尽快将海龟放归大海,让其在大海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地寻找幸福与快乐。因为,保护海龟,保护野生动物,真的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它们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威胁之中。海洋环境的污染、栖息地的破坏与人类的贪婪索取等诸多因素,正在令海龟的野生种群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

在与这些海龟会面的那几天,厦门大学对海龟研究情有独钟的教授刘敏除了以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阐述海龟的生长习性要点、保护海龟的意义之外,她还很认真地说,放弃科研项目还要在这只太平洋丽龟的龟壳上,放置一个价值2万元的定位仪,而那4只绿海龟,也要挂上显示放归海域、日期以及单位的标识牌。这样一来,科研团队就可以监测到它们的活动轨迹,有利于科学考察;也可以防止人们误捕或者其他行为发生时,对那些贪婪者一个警

示,给海龟一个“护身符”。

专家的讲述和科技手段的加持,让检察官喜上眉梢。正是法治正义之光的惠及普及,科技手段的不断强大,才使得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与关照,能够更好地繁衍不息。

看到那些海龟自由自在地在网箱中游弋,一只绿海龟顺着网箱的边沿探头探脑地向外面荡漾着碧波的海面瞪大眼睛瞭望的样子,那种期盼的眼神,我们仿佛看到了海龟对大海的眷恋。

见此情状,我赶紧轻轻地抚摸着海龟的脑门,向它轻轻耳语:“再过几天,会让你回归大海的……”这只海龟,好像听懂了这凡间语言,一只脚一划,头部一歪,身子一摆,潜回到了网箱深处。

“哎呀,你还会与海龟对话?”见我一直与海龟轻言慢语,一位渔家后生好奇问道。

“你说呢?海龟,也是相当有灵性的,我在安慰安慰它们呢。不然,如果哪天海龟想家想得厉害,咬断了网箱,自行潜游回大海,看你如何交代?”哈哈,哈哈……大家都乐了。

3.

阳光,亲吻着一湾金黄的沙滩;弧形的海湾,拥抱着—碧万顷的洋面;荡漾海浪,弹奏起曲曲美妙的歌谣;岸边,数只洁白的鹭鸟,停落于绿树梢头……景色美轮美奂。

一次次踏勘,一番番比较,再反复斟酌。位列我国四大名屿之一的东山岛东南方向海面的东门屿,一处洁净

优雅且风平浪静,蔚蓝得犹如“天空之眼”的海湾,便被慧眼识珠的我们纳入了海龟放归大海的首选。

“检察院在东门屿海湾,放归海龟啦……”这一消息,扇起了炽热的翅膀,一群群的老老少少,接踵而至;更有那些拍摄者,扛着“长枪短炮”、无人机,早早等候在海边沙滩。那些个温馨而来的海鸥、鹭鸟,飞抵此处,参与其中,翼翅飞翔着阵阵浪花,“啾啾啾”鸣叫……

厦门大学一名女外教更显示出了她爱龟及龟的“疯狂”——一见到几只海龟已经潜入海中,一沉一浮地在波浪中行进,她竟然一手拿着相机,抢先踏浪海中,变化着不同的姿势,紧随着海龟拍摄。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诗情画意,和着时光的金秋,写满了海湾,涨满了胸膛。

等到这名外教浑身湿漉漉又心满意足地上得岸来,我紧随其后,打开相机中她那专注拍摄海龟的照片向她说道,好几名水性好的检察官,正准备下海救援她呢!她却耸了耸肩膀,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道:“不会有事的,我好着呢!”

“快看,快看!海龟现在游得好快……”那些依依不舍的人们,一边躲避着涌过来的浪花,一边踮起脚尖,向着那劈波斩浪,游向蔚蓝的海龟挥舞着双手。还有一拨年轻人,爬上了海边的礁石,招手眺望,目送着归海之龟。而那些海龟们,一进入到大海,一会儿潜水,一会儿浮游,一会儿还特意冒出头来,似乎伊伊嚶嚶地鸣叫几声……见此情况,我想,这种在地球上繁衍不息了一亿多年且具有灵性的海洋生物,也许懂得人们对它的那份深情厚谊。

“一次性放归5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龟回归大海的背后,是一个个人肺腑的故事,饱含着“检察蓝”护卫生态蓝的法治理念……”组织与协调这次海龟放生活动的东山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田瑞端,凝视着在碧浪中逐渐远去的海龟,撩了撩被海风吹乱的头发,向我娓娓道来。是啊,这不就是一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吗?

放归活动,应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推进与强化,成为一项深入人心的意识自觉与行动自觉。每一次生态文明活动的实践,都是检察官将社会生态文明向前推进的使命在肩。因为,那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放生海龟的新闻,在央视二套的正点新闻播出啦!”时隔几天,上班之时,一条手机微信跳了出来,我赶忙点开视频一看:昨天,在福建省东山县东门屿海域,5只海龟,在相关部门的护送下,放归了大海……

万物,都有自己专属的家园。勿忘,生命间相互依存的法则。在蔚蓝之境放生海龟的行动,彰显出来的检察之心,写在了海天之间。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九月的田野

范建生

1. 九月的田野
编织最旖旎的风光
阳光的弧线
串起一片金黄
季节挥舞着弯镰
收获着稻谷的芳香
远远眺望,潺潺流水
低吟着清溪的幸福

秋天慈祥的情怀
让田野不再空旷
站在牛背上的白鹭
振翅一飞,一首辽阔的诗
清新了山乡

2. 云朵的浪漫
被蒲公英轻轻托起
湛蓝的天空
一如宁静的眼神
夕阳映红秋色的影影
把田野藏在深处

喇叭花弹奏的蓝色旋律
把梦延伸到遥远的天边
流星落入原野
溅起如雨虫声
月光轻轻飘来
湿润了我的心灵
秋色淅淅沥沥下的故乡
美不可及

3. 五谷丰登的原野
让目光变得饱满
河流穿越成熟的季节
细软民谣的风情
银杏裹着秋日的辉煌
乡村小道
推着丰收的信息
牵着欢乐奔跑

风一路絮语
拾掇日子的碎片
安放在哗哗的树叶上
在充足的光线里行走
眼前的田野
都能铺展你远眺的景象
伸手,就能触摸秋天的馈赠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向着阳光奔跑

李炜皎

当清晨的一缕光
透过纱帘洒向脸庞
我便向着阳光努力奔跑
当火车的鸣笛声
划破寂静,不断回响
我便拖着行李奔向远方

蜿蜒曲折的铁轨
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呼啸而过的列车
见证了青春的模样
走走停停的站台
留下了我最初的时光

从稚嫩到刚强
那一声声的赞扬
成为激励前行的乐章
从懵懂到精湛
那一次次的庭审
成为见证我成长的战场

当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
我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壤
在这充满希望的红色大地
我踏入庄严的厅堂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担当
我怀揣着梦想再度起航

(作者单位:河北省涉县人民检察院)



多彩田园 汤青摄影作品

蓦然回首,有的事恍若隔世,有的事犹如昨日。

1.

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人了,因为原来的任课老师调离了,学校聘请了一位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叫蔡达文,是位老教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时,蔡老师穿着挺括的中山装,扣着风纪扣,笑容中带着严肃和和蔼。黑白相间的头发精心收拾过,但不经意间透出一丝秋意。

蔡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对学生作文写得出彩并不是特别在意,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同学的钢笔字写得不规矩,动不动就“出格”。他认为一个人写的字,代表着一个人的形象,歪歪扭扭的不成体统,“有失脸面”。所以,蔡老师上语文课,课文的讲解时间是可以压缩的,但学生练字的时间则一分钟都不能少。谁的字写得规矩写得认真,他就给高分。要是谁的字写得出格写得潦草,不但给低分,还会嘟囔几句。

我们班同学中,字写得中规中矩的要数中林同学,所以中林同学很得蔡老师欣赏,不但担任了语文课代表,他的作文也经常得高分。小岩同学不知为何,写的字不但歪,还经常跑到格子外边,连累着他的作文也被蔡老师打低分。

有一回上课,蔡老师布置了抄写的课堂作业,实际上就是练字。他要求大家堂堂完成堂堂交,他堂堂判分。班里一个顽皮的同学出了个主意:让中林拿着小岩的练字本上交,中林的练字本由小岩上交,看看蔡老师怎么判分。

小岩同学走到讲台边,紧张地把中林同学的练字本递给蔡老师。不知实情的蔡老师透过老花镜瞄了一眼,哦,小岩啊,随手在练字本上给了一个分数。

随后,中林同学捧着小岩同学的练字本走到讲台边,小心翼翼地递给蔡老师。蔡老师从老花镜后面抬眼看了一眼,哦,是中林啊,在练字本上写了一个分数。

大家都好奇蔡老师会怎么判分。结果是:中林上交的练字本,蔡老师

蔡达文老师

张国卫

判了85分;小岩上交的练字本,蔡老师给了60分,刚刚及格。同学们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蔡老师是“看人给分”的。

2.

蔡老师“看人给分”,给的是练字本上的分。对作文,蔡老师还是认真批改的,给出的分数基本公平。有一回,蔡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某某”,要求写自己最熟悉最亲近的人。

大家一般都是写“我的爸爸”,我写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在我的少小记忆中,我是没有爸爸的。从经常入耳的“牢监匪”骂声中,我隐约地知道,我爸好像是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被判刑坐牢了。直到父母都去世之后,我在整理父母遗物时才发现,“文革”中我爸是被“天台革命委员会人保卫组”和“天台县公安局革军管制组”联合以“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之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直到1980年5月,才被天台法院宣告无罪。

我妈没跟我提起我爸为什么被判刑入狱,说了估计我也不懂。她跟我说是,我爸从家里走出时,我还在她的肚子里。1967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夏天特别干旱,连村边操场上的深水井都见了底,爷爷大清早去打水,都要排队;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地上的积雪比门槛都高,屋檐上密密麻麻地挂满冰钻。在这样的天气里,红卫兵非要让我妈把我爸找回来。

可我妈也不知道我爸躲在哪里。万般无奈,她把几个月大的我绑在背上,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试着去隔壁的仙居县找我爸的一位朋友。“那天爬山路,山上的大石头笔直地冲我滚下来。那一刻,我想着今日我们母子俩就

站要丧黄泉了。”又饥又饿的妈妈只能闭着眼睛听天由命,“没想到那块大石头,居然就落在我的脚指头上,就差那么一点点……”每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妈都心有余悸。

我爸不在家,家里的重活都落到我妈身上。她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哥哥和我,陪伴侍奉着风烛残年的奶奶……我把这些真实感受都写进作文里,蔡老师给我这篇作文打了最高分,还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

3.

小学我上的是村里的学校。虽然周边十里八村的适龄小孩都来我们学校读书,但学校的办学条件并不是很好。那时上学,学生都要午睡。午睡一般是同桌同学轮流着,一天睡课桌,一天睡凳子。午睡时有的同学会翻身,睡凳子上掉到地上出了大事,从课桌上掉到地上的同学难免会受伤。学校认为这是教室地面凹凸不平课桌摇晃的缘故,就决定用黄泥把教室地面填平。

我的同桌是女同学,而且是我妈娘家村的,按我妈村的王姓论辈分,我该叫她阿姨或者婆婆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她的辈分比我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男女同学之间是互不往来互不说话的,连课桌也是楚河汉界划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能“越界”。一次我专心写字,写着写着不知怎地就超过了右臂,同桌女同学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右臂,结果铅笔芯深深地扎进了左手掌心。左手掌心里的铅笔芯印记,好多年之后才得以消遣。

结果挨了妈妈一顿训:“你就是傻!人家蔡老师是在帮我们好……”少不更事的我,哪知道蔡老师的良苦用心。

初中我是在公社中心校上的学,蔡老师仍在我们村小学继续代课。后来小学被撤销,据说代课老师都被遣

返回家,蔡老师大概也是回他的老家下山村务农了。高中我是在县城上的学,离蔡老师的下山村更远了。

5.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回老家工作,1991年3月调到县政府办公室,从事政府法制和信息采编工作。某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县政府大院传达室打来的电话,说大门口有一个上访户找我。我很奇怪,问什么名字,答曰蔡达文。

我赶紧下楼跑到大门口。此时的蔡老师,头发全都花白了,稀疏得像南方初冬下了一场不大不小雪的远山,留着零零星星的雪白。身上挂着一件褪了颜色的军大衣,皱巴巴地留着几丝刚刚捋过的痕迹,嘴角上还有一丝没来得及擦去的白色。

我把蔡老师接到三楼办公室坐下,给他泡了一杯茶水。蔡老师一边捧着茶水,一边说着事。具体什么事,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大体记得蔡老师说的是下山村集体的事。

那时的我,参加工作没几年,不知该如何应对上访,却自以为是为地劝蔡老师:“集体的事与你又没关系,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

听到我这句话,蔡老师起身要离开。我默默地跟在蔡老师的身后,送他到县政府大院门口。望着他蹒跚离去的萧索背影,我的心一阵抽痛。

这时我猛然想起妈妈的那句话,“蔡老师是在帮我们”。是啊,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我爸又入狱坐牢,总有那么一些人盯着我们家。我读书成绩好,见不得我家好的人,当然会千方百计使绊子不让我报考。蔡老师说成绩不好,不让我报考,那些人反而会等着看我笑话:瞧,那个“牢监匪”,连初中都考不上!

当时我是否给乡里打过电话递过话,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之后蔡老师确实没再找过我。再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北京工作,就一直有了蔡老师的消息。一次在北京遇见下山村的老乡,请他帮着打听蔡老师的消息。老乡传来的消息说,蔡老师已经走了好些年了。